切問齋文鈔

卷七之卷八
風俗下

PL
2718
U3A16
1775
v.3

切問齋文鈔卷第七目錄

風俗四

張稷若後篤終論上
後篤終論下
朱可亭論停喪不葬
徐原一論親喪不葬
張孝先親喪不可久停說
徐原一葬考
毛大可葬說
柴虎臣族葬祔葬說
蔡聞之喪葬解惑
張考夫論風水

朱可亭論風水
盧子弓駁葬地說
　駁葬日說
朱錫鬯正德重修金山寺志䟦
　羊石山題壁
張考夫與陳乾初書
王敬哉與朱揟持正
汪苕文與友人論葬服書
彭勤止題蔣氏葬紀
陳北溟地理崇正序
張考夫論火葬
柴虎臣焚柩議

毛會侯與稚黃兄論私謚書
汪茗文與人論墓誌銘篆蓋書
沈冠雲與顧肇聲論墓銘諸例書

切問齋文鈔卷第七

吳江陸燿朗甫輯

風俗四

後篤終論上

張稷若 見卷第一

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含襚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韜冒之屬尚不必備又況所謂金縷玉匣金蠶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

者則何也。緇黃之儀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以缺也。夾道之旛幔鐃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樸。結繒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是喇轟咿啞之聲。艷麗詭異之飾。雜遝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抃。而後快於心焉。而後爲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蹶起。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於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卽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觀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爲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咍笑。不近於侮其親矣

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爲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斂殯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強焉。況於儀度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濫而爲幢纛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

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紼謳生於斥苦方相以儆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歐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苫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蒯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尚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塈寠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後篇終論下

張稷若

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旦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月而不斂。踰時而不殯。則人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賓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

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不得歸歸而未能至者歟此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陳氏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與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曰月邁於上殯宮淹於下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

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歟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懸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濫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歟不然古之人豈不欲厚其親者哉盡人皆子也生事顯榮死葬華盛盡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卑制乎分盈絀限乎力斯誠不可如何者耳孟子不云乎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奈何以欲厚其親之心反使其親久客而不得卽於安豈非所謂去其小不備而就大不備者乎盍亦思　所以變計乎

按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殯葬者不聽服官又按唐書顏魯公傳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時爲監察御史）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停喪之爲世厲禁也久矣附記

停喪不葬

朱可亭 名軾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大學士諡文端有儀禮節畧等書

停喪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大夫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數柩不舉者詰其所以則有三焉一曰家貧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無矣斂手足形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葬之需儉於殮殯未聞有家貧而委其親不殮不殯者亦既殮而殯矣何有於葬一曰不得葬地古者按圖族葬未沒而葬地已定夫何擇焉孝經言卜地卜也非相也風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詳矣一曰時日不利三月而葬禮也老聃黨巷之葬日食而返鄭葬簡公毀當路之室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日擇時之明證也竊意不葬之患有四古者塗殯以防火也今中堂三月尚須防愼況可久淹乎若厝之荒野無人之處保無意外之虞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木性受風則裂膠漆乾久而脫甚至蛀嚙腐朽至於檢骨易棺子心其

何以安此不可者二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人有金銀寶貴之物囊之篋之又從而緘縢扃鐍之未已也必藏之窖室或深埋土中而後乃無患殯而不葬是猶緘寶物而置之道路也人子之愛親曾不如物乎始死而襲而殮而棺而椁凡爲葬計也衣衾覆尸棺覆衣衾椁覆棺繞而覆之於土而後其藏也密而固今棺而不葬何異不棺不殮乎與其不葬也毋寧葬而裸此其不可者三也禮既葬而虞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不虞則卒哭祔俱無所用之不知停柩不葬者將不虞乎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不除不祭禮也將蒸嘗之祀可終廢乎葬而後有虞主祥而後有練主主祔廟則遷其當祧之祖而改承祀之名既不葬矣將終不遷乎此其不可者四也張文嘉齊家寶要云今國律雖有停柩之禁卒無舉行者若禮官

援禮棺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之罰，特請於
朝，著爲令甲。凡服除未葬者，仕宦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補官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於某處，某年月日除服，仍取宗族鄰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補官。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喪論罪，連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鄰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旨哉斯言，有心世道者其毋忽諸。

親喪不葬

徐原一　見卷第二

親死不葬，此人子莫大之罪，况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何哉。以爲無其財耶，則斂手足形，還葬無槨，固聖人之所許也。以爲無其地耶，則暴棺於中野，而風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爲也。然則世

人之停喪不葬者果何意哉彼閭閻之小夫吾又何責獨怪爲士大夫者於一身之居處服食無不窮其財力以爲之獨父母之遺骸反不獲一抔之土而掩蔽焉即旁觀者尙且爲之唏嘘太息而彼乃安焉不顧何人心之澌滅一至於斯也然則欲振救此弊者將何術而可曰有

國典在一舉律文以治之彼人之不畏禮義者獨不畏刑罰乎其或仕宦之家有司不敢行法則必依周廣順之詔書親喪未葬已仕者不許榮進未仕者不許應舉且必於保狀內明書依禮葬畢方許服官赴試而所司失於覺察者並罪則凡欲求利達者無不圖速葬其親而停柩不葬之風庶幾可以少挽即先儒邱文莊之議亦然

昭代之章程前王之法制昭昭具在何不可舉而行之哉案今福

建舉人貢生等服滿縣報府府報布政司布政司申呈禮部並據本生鄰里結狀稱二十七月服内已經安葬并取地師墳丁土工結狀一并申報如無結狀不準赴試余在禮部見之嘆其風俗近古是考亭教思未墜然是篤終之禮豈可獨使閩士無憾宜推行於諸布政使司一體飭遵者也

親喪不可久停說

張孝先 見卷第一

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謂死者以入土爲安初非爲子孫富貴福澤之資以求葬者之福蔭也近世惑於風水之說欲卜美地只圖一已之富貴不顧親喪之暴露或有停至數年者有停至數十年者矣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故親喪在家生員童生公然應試進士舉人公然出而仕宦夫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在家爲孝子。斯在國爲忠臣。斷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生童之考試科甲之銓選。俱令鄰佑具甘結。地方官具印結。並無停喪者。乃爲合例。若有停喪。則應試謁選。俱不准行。如是則家無久停之喪。所以教孝者在是。所以作忠者亦在是矣。

葬考

徐原一 見卷第二

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職曰。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爲分其域。亦如家人以昭穆定位次。而預爲之圖。新死者則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無或愆者。惟宅兆已定而無所容其擇

也。獨孝經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則有吉凶。有棄取。是亦擇矣。疑與周禮之言不合。不知世數無窮。而地域有限。子姓蕃衍。安能盡容。其勢必至於改卜。又從他國還來者。是爲別子。始造塋亦須卜。成子高謂慶遺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正此類也。豈後世人卜一邱之謂哉。自秦罷封建而宗法不行。族葬之禮遂廢。去聖久遠。邪說如蝟毛而起。淫巫瞽史。得簧鼓於其間。漢武帝時聚會占驗。卽有所謂堪輿家。班固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葬書蓋萌芽於此。而張平子冢賦。述上下岡壠之狀。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爲者。至東晉而郭璞專攻其術。世遂依托爲靑囊之書。轉相熒惑。其毒遂橫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呂才著論以深闢之。竟不能止。爲人子若孫者。誅於禍福之說。延葬師求吉壤。剖判地脈。斟酌向背。諏選年月

日時貧者不能擇地富者擇之太詳於是祖父之體魄暴露中野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夫畏禍逡巡是爲不知命而或以其親邀福遲之又久自陷於大不孝之罪可不謂至愚乎昔司馬文正爲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爲冀迷者之一悟也然自孝經有卜宅安厝之文雖程朱大儒亦以爲地不可不擇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爲吉地之驗而又言五患當避朱子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此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極致但一邑之中一鄉之地求形勢拱揖環抱而五患永絕者不可多得昔晉有九原漢有北邙凡國之冢墓皆萃焉今則人卜一邱葬師之法雖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所乘止一線之氣所容僅兩魄之棺餘皆爲彼法所棄而不可用如此則舊冢未沒新冢日

多。安所得千百億之美地而給之。雖有知禮者告之曰。先王之制葬期。遠不過七月。近代著令。槩以三月。今律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罪當杖。禮與律不可犯也。其如美地之難得何。吾故以爲周官之法。卽不可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以不講也。蓋自族葬廢而人卜一邱。美地難得。且多陰陽禁忌。遷延歲月。恬不知怪。誠使季明之說行。則兆域素定。葬可如期。唯數世之後。地不能容。乃始改卜。爲子若孫者。禍福之念。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論。可以矯敝俗而歸諸厚。司邦教者所當留意也。

葬說

毛大可　見卷第四

古葬於鄉。並不擇地。孟子死徙無出鄉。周官司徒職。四閭爲族。使

之相葬族師職相保以相葬埋所云相葬者但視葬非視地也鄭前云卜兆云筮宅亦但占地非相地也自晉後有相墓之說以葬乘生氣爲吉否則爲害而人過信之於是有踰期不葬暴骸露骼以陰陽禁忌爲拘限此皆不孝子所爲而宋時司馬光作葬論程頤作葬說亦旣再三辨斥以爲世戒乃自南渡至今其惑愈深其禍愈烈其爭鬬獄訟愈不可解明東陽盧格字正夫爲宏治進士官御史與王海日陽明先生之父論遷墓記曰朱文公父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葬於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鵞子峰下而葬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自爲文以紀之見本集古君臣合葬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諸侯卿大夫皆共兆域惟死於兵者斥不入兆況易重咸恒禮嚴夫婦婦人非見出

非改嫁未有不得合夫墓者此周公之制也儒者抱利欲之心貪慕富貴忍使父母之魄遠離故鄉斯已奇矣又且斥其母不令合祔且又三遷其父骨使枯魂不安三遷見年譜凡此數節疑皆非君子所爲而竟已爲之則愚蒙不肖之子喪心蠱志尚足責乎此極痛切之言今凡緩葬者動輒以朱氏爲口實故特載其說以爲禍福無常是非有在人亦共凜此淸議使知理學如是人亦尙有起而議其非者則亦何苦必出此也

族葬祔葬說

柴虎臣 見卷第五

古者重葬禮急葬務定葬期而於地形吉凶之論未嘗數數也雖孝經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語大指以藏先人體魄他無冀焉由貴追賤限以時月故未葬則不脫衰又地有定所如洛之北邙晉

之九原多後先卜兆是矣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卿大夫士皆各以其族得列左右前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爲左右也夫如是則葬皆有地可以刻期分明志定生死咸安此誠先王善制耳然而周家卜世三十其時列國君臣亦皆世祿不失妨犯嫌忌果安在耶自後世溺於形家者言以吉壤聚氣敗地成凶禁子孫不得以昭穆從必人各營藏而事始紛紜因而遼緩暴露者衆矣夫死者冢墓比於生者居室生者祖父有居而擯其子孫不獲共廬而處此果人情乎惟營域逼窄外無餘地斯令後死者別謀安厝不得已也若果地勢稍寬倣古族葬骨肉相依永安存沒第無紊世次侵祖壟爲善耳太原王洙言昔有查氏病其數世未葬亟購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至功緦之親悉

依昭穆序葬之都無陰陽忌諱歲中輒遷官秩家道益昌又侯官林官遇異人指一佳地官取族二十骸併親偕葬子孫俱至大官竟爲閩望族由此觀之族葬何不利之有至於夫婦祔葬周公以來實爲達禮故孔氏之母死必合葬於防孔母顏蓋繼配也繼配而必合則凡伉儷之宜同穴可知魯人之祔合衛人之祔離夫子善魯以合也孟子自齊葬於魯亦合也今鄒縣有孟母墓而別無孟父墓蓋當時合葬於是世止以母名之耳或云合葬非古以舜葬蒼梧二妃未從爲徵又謂朱紫陽之葬其父母各自爲墳相距百里夫蒼梧之事此古未定制若紫陽隔別二親以邀地靈悉出後世青烏家之言非所當日實也嗟乎立身行禮以周公孔孟爲折衷事死如生不刊之義也安有生則同宮死則異穴孤魂旅泊同於仳離孝子仁人推想及此其爲酸感何如哉且禮以嚴祭祀

守墳墓爲重故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使卜兆殊境百里而遥則展省曠闕久之將有淪沒之虞先冢等於甌脫矣於勿去之義何居故族葬之不可行者或以限於地若祔葬必無父母不相容之理奚爲而出於分異之條也哉或又曰父母之沒越紀踰世重啟幽宫恐近侵暴不如別營宅兆夫孔子少孤距於合葬幾何時矣葬親者凡有所先自應虛一以待使死而有知百年同穴正順事也要之人子本懷原以入土爲安陰陽拘忌并屬外篇揆諸道而宜卽乎人心而恔斯行之終不得雜以私利而猥用昔人之過舉爲解也

喪葬解惑

蔡聞之 見卷第二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

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爲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睦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畧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

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良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爲拘忌如襲斂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爲甚他省鮮有此說卽吾閩如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卽入棺無另擇日時之事最爲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爲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啟疑論而不葬徇拘忌

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風水

張考夫見卷第三

風水之說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井田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其詳不可得聞大畧見於孟子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則葬於田畔可知矣由堪輿之說推之豈盡土腹流金乎豈盡土星掛角乎當其時國家有道之長至千餘年短者數百年賢才輩出子孫衆多至其民閒壽考康樂總非漢唐以下之所及斯時郭璞未生也風水未有也至於選擇時月之吉凶山頭之利害古無葬書不能考春秋載天子諸侯之葬可推也今之葬者每云夏月非利而五月則諸事俱忌乃春秋書葬十二公之閒夏葬者二十有七其五月者五其會赴弗及者又不知其幾也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

月士踰月定制不可違也然則成周之世何以有國有家歷世久長民無凶天乎今且不信是蔽之甚深也未暇多與之辯而爲之正論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使其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其葬親以時其居喪以禮卽或盡逢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如其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於牆牝雞司晨臨喪不哀不以時葬卽或盡趨其吉天時地利豈得而福之風水言陰陽五行多本易卦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公孔子豈智出郭璞下耶抑聖人吉凶同患之情豈猶有所未至而不繫辭焉以示之哉噫可以悟矣

風水

朱可亭 見前

草木之豐茂土色之光潤有目共覩烏用葬師饒舌若較量岡巒體勢以倖邀福澤不知仁人孝子之掩其親爲親乎爲子孫乎葬書始郭璞張南軒先生題璞書後曰景純既能知水之爲陸乃不能逆善其親之窀穸以自全何哉今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能以地理取科第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能以地理成穀實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於地何與焉近世尊信地師如著龜吾未見其福徒見其害而已古者死無出鄉今則卜壤數十百里之外無論邱壟不族有違生時依依之至性浸假世遠親盡子孫閒見弗及保無耕犁道路之患乎若夫遷延暴露行道傷心子情何以卽安萬一水火盜賊之不免罪可逭乎人之欲吉誰不如我攘奪生於歆羨貪昧發爲殘忍甚而掘人親以葬已親此訟獄之所以繁也又有前後左右悖礙之說紛紛爭質不曰斷彼龍脈則曰塞我明

堂果爾陰陽一理也閭井比屋鱗次望衡對宇相睦相親死宜孤也生何以有鄰乎朱門閥閱不聞不附民居今世家馬鬣祟隧不容異姓逼處是以富貴淩人矣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春官掌公墓之地非死於兵者貴賤同兆域曾謂先王立制不如景純輩之察微見隱與安得知禮君子大聲疾呼覺此醉夢也

駁葬地說

盧子弓 見卷第二

蓋自堪輿之說起而人皆信之至有求地數十年或旣葬而復改徙者於是忍視其親之暴露顛越而不之恤嗚呼其惑矣夫漢吳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促辦不卜日術者皆言其法當族滅而子訢孫恭並其身三世爲廷尉今術家大抵皆此

類也魏文帝與孫權書云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夫葬也者藏也淺則狐狸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葬必於高陵之上者所以避其患信斯言也是昔人之擇葬地皆未有藉以自求福澤者且福澤自在德器如吳雄者豈嘗求之龍沙向背間耶何爲信之而牢不可破也夫信之而徒以自惑猶可也惑之深而因暴露顛越以增痛於九原豈人子之所忍爲哉

駁葬日說

盧子弓

按戴記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一定之葬期然吾聞梁惠王薨葬有日矣天雨雪深及牛目群臣請弛期更日而襄王難之惠子入見於王曰昔者灤水齧季歷之墓見棺之前和泰卜卜以是日封文王曰先公必欲一見臣工百姓也夫故使灤水見之於

是爲設朝三日而後改葬焉今葬有日矣而雪深及牛目意者先王不欲行也王必欲及日是羞法先王也且得無嫌於欲急葬乎王說曰敬聞命矣請弛期更日由此觀之古者葬期雖定而苟遇其日有風雨雪霰之災皆可以改卜也今人惑陰陽家言以爲過則不吉不知卜於數十日之前而至是適與災遇將所謂吉者安在哉若必欲乘風雨雪霰而行則明器壞矣而坎亦濕矣愴惶急遽而不成禮矣委其親於水而去矣吾以爲不吉莫甚於此夫卜吉而得不吉焉而不知悔是彼陰陽家言賢於惠子之通權達變者耶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朱錫鬯 見卷第二

葬師言禍福多本於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

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枘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於詭奇沈敬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即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盧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於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羊石山題壁

朱錫鬯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君乃治酒榼拏舟以行達乎山麓偕遊六人登高邱以望求吳越王鏐遺游奕使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如羊故名村民

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為宮為龕為岌為嶂靡有不遭斵伐者於是窪以為洞潴以為潭象佛形軀闢徑以導游人之入覽觀既周相與把琖山神之祠叟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耒耜所及天下無不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歷首圖年神方位於前又注不宜動土於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後可動耶試觀茲山之前後左右結屋以居者百數而伐石之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胥慶未嘗有餘殃焉是青烏鐵帚之說均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書其辭於新甃之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既望

與陳乾初

張考夫 見卷第二

先人葬埋一節夙夜哀痛未嘗不以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爲疚爲惕乃當時倉皇草率徇俗畢事自後禍亂相尋不遑改葬至今尚在淺土每一念及如不欲生弟何人斯而敢與謀兄之大事哉顧下問不可以不塞妄以理勢二字撥之葬之宜深宜堅百世不易之道也子孫欲爲先人計長久謀無窮亦百世之人必同之心也惟勢則人人各異事事各異弟於尊塋未及登拜亦未悉諸賢從今日之不欲者所執何端陰陽拘忌之說知其不足惑矣事力之辦知有所不難矣或者老伯母葬時壽藏之啟溫燥美善而無水蟻之驗則虞攷卜之兆未必有過乎此與或者主穴祔穴二改則必俱改其間歲久者不忍多此震驚即未久者壙已堅凝不便有事啟鑿與此盡從兄往者嘗悔壽藏之虛與亟稱族葬之善

推而得之若諸兄之意果出於此則亦仁孝之用心而未易亟奪者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得毋已成之局深容有所不能將培之極厚而加封樹焉猶之深也竊度尊塋必不至於侈費約其方廣當不過數畝若每歲培土數寸積之十載即有數尺由是而積之不已雖越每丈不難至也天下後世即不無滄桑之虞又焉有耕犁之及於高壠乎兼此地無業陶者窰井之虞可以不設古人有言人子與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乃事之得遂與否其間恒有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孝子慈孫亦秖盡其心之所得盡與爲其力之所能爲而不留遺憾焉已爾若非人之所能爲者雖古之神聖亦莫如之何也庸鄙之見知無足慰兄罔極之心尚惟反覆示教則弟於先人既往之悔猶將取決於仁人之一言也弟於此蓋信古訓之不可不式而一心之末可全恃以裁決事物也當先

人入士之日諸所舉動此心豈以爲非是而故爲之但以窮鄉末俗習聞近說未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義禮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目爲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闢撥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恥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爲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而後儒單挈心宗動夸精一者其蔽適足以張異幟斁彝倫率斯人於無所忌憚而已弟固嘗蹈習於此而深自悲恨者故因自言之而冀有志於學問者鑒爲前車也

與朱堦持正

王敬哉名崇簡宛平人官禮部尚書謚文貞有青箱堂集

比以卜地得吉於祖塋左之舊墓地向改南北仍在張塋之前若

於地北界築牆則與張塋太逼增高於舊垣之上則去其塋丈餘路南界外復有丈餘似非壓近昨傳示其喬梓之意為其塋前計是亦為人子孫情所必至但據理論之地屬地主自應任其所為雖有勢利豈能相阻若值强有力者復何情理之足云乎生平看破勢利斷不可恃惟理為可久今亦且不必言理但以恕道反觀設僕家塋地在後而他家欲立塋於前能不求其商酌乎吾輩讀書學作人是第一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聖賢真切示人語然言之似易而行之實難克己之學正當於此着力僕當勉為其所難者期別作籌畫以成仁人孝子之思至舊墓分疆植樹各不相妨或在相諒幸致鄙意正不必多覔關說以分向來相與之誼也

與友人論葬服書

汪茗文見卷第六

蒙足下見示諄諄以古無葬服為疑僕請得申其說而足下試詳擇焉古人之居喪也葬不踰時故先王不制此服至孔子世其遵三月五月之制而行之者固已少矣殆非獨近世然也考諸春秋列國之葬其君往往緩不及禮故公羊氏譏之謂之不能葬然猶在未終喪以前當無有不衰絰者也近世士大夫溺於陰陽家之說其營葬也尤緩有及數年者矣有及十年二十年者矣如此而不為之制衰絰可不可也葬凶事也啟殯而祖屬引而行即壙而窆當此之時主人或踴或哭其不得以吉服將事審矣禮有之曰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蓋久而不葬主喪者之過也又曰為兄弟反服其服然則主人主婦而外亦無有純乎襲吉者也近世士大夫自終喪之後或從事四方或服官政於朝既不能不除其服而臨葬又不為之服是忍於死其親也而可乎昔者司徒文子問

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由是言之葬其有無服者與為人子者夫亦返諸心而已假令祖也行也窆也或可以不踊不哭是雖用吉服將事其亦何嫌之有如其有所不能而顧諉之曰古無葬服然則當用何服以葬與僕故謂今之葬服猶不失禮之遺意者殆以是也足下盍審思之

題蔣氏葬紀

彭勤止 見卷第三

余讀司馬溫公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齎送不必厚今人葬不厚於古而獨拘於陰陽禁忌往往久而不葬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吁溫公此言可

謂大聲疾呼於世之不葬其親者矣然或沾沾於卜宅卜日之說
而至於濡遲猶曰其心未嘗不以葬親爲念也乃竟有除凶卽吉
矣婚媾進取及夫喜慶燕樂諸務無不爲之暇豫矣子復有子孫
復有孫問其封樹之資未嘗闕乏也而曾不思謀片壤營抔土以
妥逝者之魂魄豈非溫公悼歎之所不及者乎余於長箴外兄安
葬先靈紀事而重有感焉蔣氏故爲名族長箴之本生考與我先
君同爲仰思施公壻文社遊從甚久而長箴喪我從母尚在穉齡
備嘗荼苦家無立錐羈棲鄉曲僅以訓蒙餬口兩世數棺年遠不
葬固非長箴之幸也長箴年已六十吞聲飲恨日抱孺子泣幸有
子遊庠各以窮年脩脯所積佐諸旬貸始得一日而葬其祖考妣
嗣考妣本生考妣於官山塢之新阡事既竣猶惘乎有餘悲惻乎
有深慕假令長箴不至酷貧如此豈有濡遲至今始葬之憾哉如

爲涑水之論者可以原其心矣按家禮載墓誌之制惟書葬者姓名士籍覆歷生卒年月日及子女若干而已無有後人諛墓之詞也長甃所紀雖略即可勒諸幽隧示後嗣亦猶行古之道也已

地理崇正序

陳北溟 名鵬年湘潭人康熙辛未進士官河道總督謚恪勤有道榮堂集

仁人孝子之葬其親也豈以其親之遺骸博子孫之富貴利達哉顧地之高下燥濕陰陽向背亦必詳求而慎擇之於是相地之說起而趨吉避凶之意專漸而私意起妄心生以爲我固富貴矣藉父母之蔭幷可以富貴乎子孫我尚貧賤也則子孫富貴猶可待藉父母之蔭或可以富貴乎及身輾轉謬誤沿習成風人心微天理滅矣不肖地師又從而蠱惑之乘彼貪妄之念以逞其巧僞之術顚倒錯亂變怪百端尚可言哉方子大復起而闢之本其師說

著地理崇正一書其書大率指斥邪說闡發堪輿諸家要旨分為五經四書之目其意蓋有取乎中庸平實之理而非索隱以行怪也推廣其孝子仁人之心而非壟斷以罔利也吾知是書一出天下後世之為地師者將必不敢以他人父母之遺骸為己一生可居之奇貨矣即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亦必不忍以父母之遺骸為己弋取富貴利達之具矣方子之功顧不偉歟余故喜其言而樂為之序

火葬

張考夫 見卷第三

火葬一事歷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於桑門之教一惑於風水之說一誘於貧而無財夫貧而無財有棺無槨可也甚者斂手足形而葬之中野不猶愈於以父母之身投諸烈燄乎況今俗之失

實不爲此方其焚親之日多其僧道會其親友厚其酒食其費不數倍於封樹之需乎若乃桑門之教風水之說其爲悖謬自古哲人言之備矣愚民惑於鄙俗旣無從發其耳目秀才守其八股復不能多所見聞未嘗深求其理耳使人子以是加於其親一反而求之此心忍乎不忍乎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夫委之於壑其爲弗忍猶如此較之投諸烈燄慘痛更何如凡今之子獨無中心達面之時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其遺骸一抔之土不可得子之掩蓋尙爲有人之心者哉其尤難解者殤子之骨無不焚棄夫禮有葬殤之制見諸書傳尤多卽以今論越地殤者無有不葬檇李許氏亦有殤墓獨吾鄉不葬耳以爲子則大不孝以

爲父則大不慈以爲義則不祥莫大焉衣冠之子怙不知非又從而非人也不亦哀哉

焚柩議

柴虎臣 見卷第五

里有新喪而家人失火者并其父棺燔焉議者曰於律當坐大辟解之者曰此人子不幸而爲法受惡者也於是里之人將有聞而致難者予曰噫烏有是哉先王之制律禮相爲表裏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故情有大惡而悖禮施於尊親者乃加重辟若夫失火焚父棺而力不能救此在人子之心誠爲創鉅痛甚幾無所自容於天地然原其情則非有大惡而故爲悖禮者也坐以眛死豈爲平允耶夫火與水等耳脫有奔喪扶柩取道江河或遭風波覆溺之累至遺骸不免終無執其子而加刑者何則禍生於不測非

人所能爲也且人子於父母事死如生故居喪者寢苫枕塊不離柩側遇鄰警則匍匐呼號移柩爲先若乃火起室中倉卒焚灼左右無所助雖有曾閔之孝叩頭籲天萬不一省豈能肩負黃腸而出諸烈燄中哉當此時欲責其以身徇之抑又不可古有赴火而救生父者無赴火而徇殯宮者禮言之毁不危身無救於死者而令先人之遺體俱燼雖孝而實愚矣然則謂火燔父棺坐子大辟果出何典耶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傳者謂止不嘗藥也歐陽子非之以爲不嘗藥小失弑君大惡聖人刑書必無以大惡加小失者今燔棺而遽當以大辟則原情失中春秋之法如是乎案律有子孫於祖父冢墓穿穴熏狐至焚棺尸者坐絞此於禮悖而情恣其事近於故矣故立法示警未曾以朽骨未滅焉若夫火與彼殊科蓋燔棺一也而情則可原得已與不得已也或又曰人子於

此情固不得已而律之所當寬矣然處禮之變奈何予謂擗踊哭泣毀容輟食如親初死三黨為之奔視佐孝子就火所拾骨改斂復設幕而受弔焉殯葬之儀如常不改庶乎其亡於禮之禮也

與稚黃兄論私謚書

毛會侯名際可號鶴舫遂安人順治戊戌進士知樂城浚儀二縣有安序堂集

昨徐武令枉駕辱以其內子吳夫人行狀見示情文悱惻所謂讀之增伉儷之重獨私謚以孝淑鄙心竊有未安也夫私謚非古昔人辯之已詳但人或於師友易簀之後閒得之宗黨所傳與夫學士與人所頌被之令名猶有不以私廢公者至於婦人之行不出門內聞武令之尊公先生久已遯迹蘭若而易名之典又非令太君所得參者則孝淑之謚專以武令為政矣不幾近於私耶即云黔婁之為康展禽之為惠不妨以妻而謚夫然惟黔婁展禽之賢

故天下後世共信其妻之言爲不可易。後人似不得遽引以爲例也。且謚有美有惡。古人稱天以臨之。卽若靈若厲。臣得以加之君。子得以加之父。其嚴且重如此。幸而武令遇孝淑之妻。得易嘉稱以垂不朽。萬一所遇非孝非淑。將何以爲謚歟。如謂可謚。則予以謚。而不可謚者則姑置之。似謚止爲褒美地下之具。爲善者有以勸。而不善者無以懲。殊非古人立謚之意也。夫私謚而無當於古人立謚之意。何若不謚之爲愈乎。又聞吳夫人臨殁時。猶以冬衣進其姑。平生慕樂羊子皇甫規妻之爲人。而擯蔡琰謝道韞輩。則孝淑之實。讀行狀者自得之。不必特表此二字而始著耳。大兄晤時。或以此意婉商之。倘以爲未然。希卽有以相復。弟每樂誦大兄往復辯難之文。倘能教我不逮。則又幸甚。

與人論墓誌銘篆蓋書

汪苕文見卷第六

誌銘草就附上有一言奉告者倘即刻石則篆蓋及誌文首行宜但云某銜某府君云云幸勿加暨元配某孺人六字此近世無識者所爲凡唐宋元諸大家文悉無之前明成宏以上亦然卽錢牧翁文亦然也有碑刻文集可考古人非畧之也於此固有深義蓋女子從夫故祭曰祔食葬曰祔葬凡祔食者惟立男尸而無女尸故曰同几則一尸亦此義也愚嘗論之古人之有行狀非特備誌銘之采擇而已將上諸太史與太常者也上諸史官所以請立傳也上諸太常所以請立謚也今雖不復行猶當存古人遺意彼女子無傳無謚亦奚用行狀爲哉其有不同穴者與節烈卓卓可稱者與先葬而夫猶存者或夫歿且葬已久其事行不及附見於夫誌者別爲之誌銘可也誌銘之不及雖表之可也顧欲益之以行

狀至於事行始末已附於夫之碑誌中矣一覽便可得也而篆蓋篆額又欲益之以暨元配云云必使與男子無別此皆贅也皆古人所不許也故愚於女子行狀悉拒不作而於蓋額又欲稍存古法殆可爲識者道爾知足下留心文學敢詳言以告未審足下能見信否琬拜白

與顧肇聲論墓銘諸例書

沈冠雲見卷第六

昨辱手簡商酌墓銘諸例各有證佐非頃刻所能定熟思詳考乃敢爲吾見決言之蓋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於幽室南豐所寄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嘗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於廟或存於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衛孔悝之鼎銘晉魏顆之景鐘銘銘之

於彝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顏魯公之家廟碑銘之於碑石。是皆所以納於廟者也。於墓誌無與其存於墓者。埋諸壙中則有若葬銘埋文墓誌銘墓甎文墳記壙記之屬。立諸神道則有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阡表之屬。其名兩不相假。未有墓誌而立石壙外者。惟南史裴子野傳載一事。此當時藩王破常例重疊爲之耳。傳云子野之葬。湘東王爲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於羨道。非其正也。故碑碣與表。葬後可刊。而誌銘必先期而作。其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則書石以誌。既葬刊文。即不復追納之於壙。若昌黎誌李元賓墓之類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蓋亦有之。今奉委所作墓銘。距葬時實遠。幽室不得用。其文但宜施於表碣。顯刻墓前。不當名之爲誌。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

以下墓表黃黎洲謂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

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惟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刊石固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僭亂。今之所刊但用碣制。而定名墓表焉。其可也。至碣身高廣之度。古碣高四尺。會典所載圓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今石表或於二者之間。增損定之。若所示據本處太甲狹不稱。言直無文。幸鑒其意。有未當者。惟不憚往復是望。形再拜。

切問齋文鈔卷第八目錄

風俗五

張考夫祭說
李晉卿小宗家祭禮畧
李巨來宗子主祭議
許與三補定大宗議
秦樹峰始祖先祖之祭
楊賓實家廟記
方靈皐教忠祠規序
論昭穆
論祔祭
萬充宗與張仲嘉論畫像書

魏環極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顧伊人生忌說

徐原一論墓祭

許典三論墓祭

朱錫鬯釋齋

汪苕文汪氏族譜序

置後解

方靈皐論異姓爲後

張考夫論家堂

朱錫鬯與佟太守書

宋牧仲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切問齋文鈔卷第八

吳江陸燿朗甫輯

風俗五

祭說

張考夫 見卷第三

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雖寒不衣祭服明器服之甚重也敬道也今於賓客宴會猶必盛其服備其器苟無焉假於人以飾之而於祭祀殊苟簡是爲不知類也徐節孝因見貴官具公裳念曰公裳以見貴官而不公裳以見親可乎遂晨夕具公裳朝母事死事生一也推此則雖貧士之家布衣陶器必當黽勉從事若力所能爲則祭器燕衣每加一等庶於禮意也稱乎

齋戒今全廢卽不能盡如古人七日戒三日齋三日戒三日齋必

不可已否則褻慢之躬何以交於神明乎積漸行之必盡如禮經可也

記曰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餕餘之物雖父祭子夫祭妻猶不可也而子孫以奉祖考可乎愚見里俗之祭未有不以餕餘者是親之歿不得享其子一匕之誠也至於淫祀則無所不舉無所不備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其一也其甚悖者乃用蔬食曰戒殺牲以資冥福也夫生者夫妻子母賓客姻婭歲時伏臘烹鮮擊肥以相娛樂而先人則報以蔬食於心安乎梁武帝以粉麫爲犧牲識者以爲蕭氏不復血食人苟不忍祖宗之不血食則特雞豆肉之薦貧者猶能辦也

紙錢於古無傳或曰始於殷長史至唐王璵乃用以祠祭殆始於桑門之教乎家禮偶

有紙錢代幣帛之語今俗率用之終非禮也愚謂若用幣帛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且以有用為無用非所以尊物也帛以依神疑不可廢或者代以紙乎竊聞金華紹興亦有焚素紙之俗而江西祭祀所用亦以素紙一束意或彼中先哲固有折衷海寧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祗焚香獻牲粢盛醴齊之奠而一無所焚疑為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其於宗黨鄰戚之交亦不復用以弔問請自茲始

俗節之祭於事疑數蓋清明十月朔既有墓祭復舉於家則一日而兩有事幾於不誠重五與夏至近中秋重九與秋分近故也然本乎事死如生嘉節思親之義則又不能已若夫七月十五則釋氏所謂蘭盆會也俗於此日各修素享此全無義不可不革

三年喪之內祭有定期家禮節文具備俗率憑僧道薦度之日如七

七百日周年之類。爲之素饌以薦。非是亦輒不舉。方其祭時。則僧道執鼓鈸鈴鐸以歌唱於前。而爲人子者從後拜之。祭祀用巫已非所以事親。又況甚之以糜鬬乎。

禮曰。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又曰。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戸。今俗俱不祀戸。竈者。火食之原。其功最切於民用。不可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俗云土地。庶乎近禮。自是而餘。義俱不得祭。苟祭則皆他人之祖禰也。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今凡世俗鬼神之事。槩宜屛絕。雖吳楚之俗好巫覡。祟鬼神。自古以然。在明禮達義之士。應不爲習俗所惑也。總之移敬鬼之念以敬親。則可爲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先。則可爲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而福在其中矣。山川神祇。自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及載在祀典。莫不詳備。無民間求食之理。民間亦不得而瀆祀之也。

右說多言俗弊罕述禮文蓋其義則已備家禮會典諸書有志者准而行之方策具在不俟繁稱古制然後可遵也至於習俗錮人賢者不免固有終身安之不知其非者特爲拈出使人知其所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復禮之亟云所未備者以次推之

小宗家祭禮畧

李晉卿 見卷第一

古者宗法之行宗子祭其親廟自天子而下降殺以兩蓋大夫僅及於曾適士僅及於祖而已伊川程氏祭禮始令上下通得祭其高曾祖禰爲四親廟以謂祭法由服制而起今喪服及於高祖則祭亦宜及之實得人情之安王巖叟稱其有制禮作樂之具非虛語也然祭四親者亦止於宗子而已五服之內之支庶則固有事於宗子之家非家立廟而人爲祭也然古者無田則不祭祭用生

者之祿是祭祀必大夫士而後具明矣古所謂宗子者皆世官世祿者也今貴達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於氓隸宗子之分與祿旣不足以配其四親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絀於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遠之愛如此則程朱之禮又窮故曰三王殊世不相襲禮今之禮僭亂極矣後聖有作雖復緣時損益可也非天子不議禮吾人身爲大夫士行之於家去其僭妄紊亂甚害禮者而已吾家大宗之禮又當別論以四親言之我於先人爲宗子而祖以上則非援之於法得奉禰祀而已然小宗之法今世亦不行吾家舊所通行又皆不論宗支輪年值祀吾分旣足干祫上及高曾又恐將來之官不能常與值祀者之祭食君之祿以豐於昵恐非先人之志故今所奉祀並立四親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歲值祀高曾祖者吾咸與焉然退而修四時之事亦必並設高曾祖考之位而申

祝獻焉。非僭且瀆。實則準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吾家大宗時祭。舊止春秋。其奉祀祖考者則否。止於清明七月等俗祭而已。吾思古人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蓋春秋之義大矣。怵惕悽愴之心。自近者始。不當於遠祖獨行之也。若欲以清明七月俗節當之。則清明爲春暮。七月爲秋始。迎來太遲。送往太驟。亦失禮經之意。今欲定於二分之月。別卜日爲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則循俗薦饌焚楮。如家禮俗節之祭而已。况家禮尚有四時之祭。皆用仲月。今春秋而外。有冬節薦餅。可當冬夏二祭。其禮稍殺於春秋可也。又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祭爲吉禮。而忌則喪之餘也。今俗廢春秋吉祭。而反於忌日飲酒食肉。謂之受胙。吉凶溷雜。非人情。殆不可用。今逢忌日。亦當稽朱子家禮。及語類所載。變冠服。不飲酒食肉。終日不宴。親賓志有所至。乃近於

正生忌則不然禮稍殺而情稍舒可也墓祭原起於奠后土之神爲祖考托體於此歲祭焉所以報也今祭墓者豐於所親於土神輒如食其臧獲而已簡嫚之極必干神怒故今定墓祭牲饌祖考與土神同奠獻則依家禮先祖考而後土神自內而外非尊卑之等也此數者皆大節目苟失禮意不可不正其餘如元旦五月節中秋重陽節此等皆可不拘豐儉循俗行之所謂事死如事生節序變遷皆寓不忍忘親之意

宗子主祭議

李巨來 名紱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直隸總督有穆堂初集穆堂二集

白虎通云宗者何宗有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蓋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然後別立宗子以統其族人封建廢世祿不行惟天子得立宗人府其在臣下惟衍聖公近之若公卿以下皆不能

立宗子其說詳見於羅文恭公宗論而後世乃欲自始祖而下並以長子之子孫為宗子毋乃誤甚長子之子孫其世世之長子不惟不能皆貴亦不能皆賢於是有降在隸庶者甚或辱身賤行寒餓不能自存者安得奉為宗子以主祭而統族人宜高安相國譏為瀆祖而不可用也況主祭者祭之主即禮文所謂主人也主人行禮必視其爵士祭以三鼎大夫祭以五鼎庶人無田不祭故朱子釋中庸謂祭用生者之祿宗子而庶人則薦而不得祭矣何主祭之有幸而支子之子孫有大夫焉則可祭以五鼎不然而僅有士亦可祭以三鼎因其名分以行祭獻則禮法俱合足為宗祀之光而貴貴尊賢亦足以鼓舞其族人乃欲以私立之宗子易朝廷之爵命田夫野服僭行灌獻不亦悖禮而犯法乎或謂朝廷之上序貴序賢鄉黨則尚齒宗廟則序昭穆今若舍宗子而論爵毋乃

偏於尙貴尙賢而非鄉黨宗族之所宜乎不知此皆未達於禮而不知古今之通義者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戴記謂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今外官督撫則古之方伯連帥道府則古侯伯之邦州縣亦古子男之邦也自期服以下皆當絕京朝官九卿視督撫五品以上視道府蓋其階大夫卿大夫受地視侯伯也七品以上視州縣蓋其階儒林文林等郎卽古之元士元士受地視子男也古九命今九品一命卽今之第九品再命卽今之第八品齒於族可也七品卽古之三命而列於子男者矣期服且絕彼族人無服而愚賤者安得越而上之以主家祠之祭哉程子謂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必須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竊意後世士大夫尊祖敬宗收族之法惟立宗祠明譜系二者可行若立宗子則不知如何而立朱子謂宗法

須宗室及世族之家先行之方使以下士大夫家行之然家禮並以宗法爲主至謂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吾不知朱子之家已立宗子否能保其宗子之必賢必貴否如不賢不貴吾未見隷庶之愚賤可以主先祀而統族屬也

本朝先達亦有講求宗子主祭之法者吾座主安溪李文貞公謂今世家廟之祀當使宗子與爵尊者同主祭既可用生者之禄又不失敬宗之誼可謂酌古而準今矣然吾意欲立宗子必須族置義田立義學凡分當爲宗子者幼即延師嚴切教之俾讀書立品其既長而當嗣爲宗子也或自能致名位則已否則公舉於官師給以頂帶如後世祀生社生庶可以配貴者而主祀事其或資性愚劣必不可教則公衆廢之擇以次當立者嗣焉如是而立宗子庶乎可行而先儒自程朱以來未有議及此者嘗欲論定其法行

之於家宦途羈棲終不暇及適熊侍講孚友以宗子問答見示中有與余意相合者因爲此議以補其說之所未備併述余所以籌立宗子之法俾有意行禮者得參取焉

補定大宗議

許典三　見卷第五

封建廢則宗法格而不行鄧潛谷先生論之詳矣雖然至今服制丁艱主承重孫不猶行古宗法之一事耶宗法不定則立祠堂修宗職一切事無所統屬雖羅念庵先生變通三說可謂極善今議不若以貴貴爲定俾代任宗職不得委卸張湛虛先生曰起於是邦而始爵者皆自爲祖其嫡繼之亦即爲大宗此大宗之百世不遷者也觀孝經卿大夫之孝曰然後能守其宗廟士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益見宗廟祭祀關乎祿位則宗法斷當

以貴貴爲定明矣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一二子孫其一二子孫卽是祖宗呵護之爲大宗自宜身領宗職上祀祖先下芘後昆而非失之僭至因祿位而方得祭饗歷代先人更以明國恩而重作忠之感豈但收合族人厚風俗已哉若並貴仍論宗派或尊尊或長長如無貴者照羅說或尊尊或長長或賢賢隨所遇職領薦事焉可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三月無君則皇皇如此之謂也

始祖先祖之祭

秦樹峰 名蕙田號味經金匱人乾隆丙辰進士及第官刑部尚書謚文恭有五禮通考

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廢之是也竊嘗思古今異宜其禮當以義起程子所云厥初生民之祖者理屬渺茫於經無據若今人家之始祖其義於宗法之別子同者固當祭也何則

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爲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勳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爲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爲始遷之祖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宜奉爲祖而祭之矣若崛起而爲公卿者雖不可同於諸侯亦宜與古之九命八命七命等其子孫奉爲始祖亦與古人別子之義相合朱子所云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者非即此類乎故或建爲宗祠或合爲家廟凡屬子姓羣聚萃處其中有宗法者大宗奉之因爲百世不遷之祖倘宗法未立或大宗無後則諸小宗擇其長且貴與賢者祭則主其獻奠原與祭別子之義相符不可以士大夫不得祭始祖而謂之爲僭也惟程子

謂立春祭初祖以下之祖則不可行耳邱氏以累世同爨者通之則庶幾乎.

家廟記

楊賓實名時號凝齋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官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謚文定有經書言學指要等書

謹按禮記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繼禰者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謂或出奔他國別於本國者或其身始爲大夫者其子孫世世以之爲始祖而宗其繼之者也故禮記王制言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祀及始祖之明証也宋司馬溫公家禮祭及曾祖程子謂服及高祖則祭亦必及高祖即士庶不容有異朱子從之後之講禮者遠取別子爲祖之禮近依程朱祭及高祖之義以爲宜推先世始遷或初受封爵者爲始祖世祀之祀始祖則族有所統而不濫足與譜系相維而統祀高曾祖禰爲一堂五龕之制庶幾

援据古今。備追遠之道。爲士大夫家可酌而行者。蓋合數世爲一廟奉之比於古人三廟二廟之規模。既爲簡畧。則雖祀及遠祖固不嫌於越分矣。又況今之所謂祭者。豈能如古禮所云索牛而祭鼎俎豆籩之盛乎。則亦薦焉而已。田祿無常。豐約從宜。固其所也。朱子言神依於人。宜就宅中立廟。今廓基於宅之東南。幸依於宅因勢營構。堂宇東向。未至遠違古意。廟中列主。唐宋皆以西爲上。溫公謂神道尙右。而朱子以爲亦非古禮。明制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左祖右禰。品官家廟得祀四世。左右並列而同一向。今制五龕。謹奉始遷先祖居成公居中。奉高祖北津公居中左。奉曾祖振南公居中右。奉祖考春暉公居次左。奉先考坦予公居次右。並依堂正向東西各爲一龕。相隔無父子祖孫並位之嫌。祭以仲月。奉神位出龕就享。春夏秋之祭則各正向。始遷祖居中。高祖居

中左而少亞於始遷祖曾祖居中右而少亞於高祖祖居次左少亞於曾祖考居次右少亞於祖以伸高曾祖禰正位受享之尊冬至則始遷祖居中正東向高祖居左昭位而南向曾祖居右穆位而北向祖居次昭位而南向考居次穆位而北向除夕亦同以敦合食之誼古者外臣入朝四時之祭缺一否則禮宜備舉第今以墓祭非一所則仲春廟祭或行或缺似亦偶可從宜然當以舉行爲正端午正在仲月夏祭即以是日或夏至或擇日皆可秋成嘗新則以仲秋冬祭亦可用冬至前一日除夕可當立春一祭祖禰忌辰請出神位於左廡南向祀之忌日之祭起於哀品物禮文視正祭爲殺所謂有終身之喪是也俗有先人誕日之祭亦人子思親不能自已之情與忌日同禮可矣幼及事我祖誕日之祭亦仍之古人時祭外更有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季秋祀禰三祭今

冬至已祀始遷祖及四親而后成公爲高祖北津公父正當先祖之位奉爲常祀立春無容特祭唯應於季秋擇日享禰奉神位於左廡南向專祀禮同正祭以致追慕罔極之忱凡正祭不可於忌日以吉凶不同日也祭必先期齋戒祭時序立酹獻諸禮及正至朔望出入參謁之儀並倣邱瓊山先生所輯注文公家禮酌行之及後高祖親盡爲先祖應奉神位藏於右之西向室除夕奉位出至祠堂列昭穆合食數傳後始受封爵之祖親盡應奉神位居堂之左或右間春夏秋就神位前設祭冬至除夕序昭穆合食壬辰九月家廟落成適當慈憂服闋之後月以二十八日戊申昧爽奉神主入祠爰侑草定其梗槪如此雖於禮未能允協然不敢以行之有失遂廢不行益重罪戾讀瓊山先生文公家禮序謂儒者失其禮柄反爲異教乘間竊弄怵然顧畏思少存重祭報本之義以

仰遵
聖朝孝治之德意於萬一云

教忠祠規序

方靈皐 見卷第五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

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已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緼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

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

論昭穆

凡昭主穆主初祔皆納右室易世乃迭遷而左此孔氏家廟之舊式也蓋古者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皆同宮異廟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後世變爲同堂此禮之不行也久矣乾隆十年夏六月今宗子將祔考於廟客有爲常昭常穆之說者時宗子幼姪廣柞其季父也相禮因質於余余曰今古異宜當一如舊式遷汝曾祖及父之主於左遷汝祖之主於右而祔汝兄之主於最西之一室言未既客詰余曰古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雖百世不可改也如子之說其如昭穆之序何余曰此古者同宮異廟之禮非後世同堂

異室之禮也考古廟制外爲都宫太祖居中昭穆以次分列左右廟皆南向主則東向及其祫祭於太祖之廟則惟太祖仍東向羣昭之主皆列於北墉下南向羣穆之主皆列於南牖下北向三代之制固如是蓋惟主各異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然後祔必以班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內既有以各全其尊外始可以不失其序自漢明帝變亂古禮創爲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因之遂不能革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并異室之制亦有不能備者此昭穆之所由紊也若欲强復古典勢必有以子躋父之嫌常昭常穆可也以子躋父則不可也況昭之爲言昭也穆之爲言深遠也此以祫祭時南向北向之位而言之也今太祖既不循東向之位是所謂昭穆者已乖南北之義矣徒執古禮之虛名而亂位次之定序恐言禮者所不敢出也客曰子不聞朱子議祫祭之說乎朱子曰設高祖

有時而在穆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則無僭越之嫌而不失昭穆之序毋乃不謬於禮歟余曰勢不能也祫祭者一時之事主可暫移位或可以特設若宗廟所以妥神靈也屋楹既不可以妄增位更於何地特設且客既知有特設位之禮是已明同堂之不可以子躋父余向者之言蓋非無據矣客曰然則異室不猶夫異廟乎余曰異室不同祏實同堂也夫主之有祏也猶人之有席也今有子席於上父席於下者而曰我與父異席勿僭父也可乎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生者存者不敢僭父之席死者亡者寧敢僭父之祏乎客曰此常人之情也言禮者不可以言情余曰苟非情則禮果何自起耶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為民防者也又曰禮也者順乎鬼神合乎人心蓋維緣情制禮故可以經日用可以和邦國可以治萬世

若舍情而言禮又烏見人心之能合而鬼神之能順耶客曰子不能建論返古而徒執非禮之禮以輔爾宗子抑何其鶩於俗而辯於口也余曰客之罪我誠是也然今之非禮不在昭穆而在同堂蓋同堂則必不可以序昭穆序昭穆則必不可以同堂而今日之事欲不同堂又不能也然則常昭常穆者禮之經而昭穆互遷者乃事之權也經之不可執而特出於權是則余之苦心也夫客乃無以應而廟序互遷如故茲因序次祔禮謹書之於篇以質天下之言禮者

論祔祭

按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云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唐開元

禮則禫後乃祔。程子亦云喪須三年而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書儀家禮既祔返主俱從鄭說。而朱子又曰吉凶之禮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綜斯而論。可見卒哭可行祔祭。斷無祔畢即徹几筵之理矣。吾家祔祭舊依開元禮行於禫後。祭畢即納主於廟。由凶變吉之漸。雖畧於古初。其依依哀慕。不忍遽以死道待親之意猶未失也。苟無失禮。不須變俗。故茲於卒哭下不用禮經明日以其班祔之文。惟三年外葬者。始卒哭而祔耳。又古者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故卒哭未有不在練之內者。即或久而不葬。則主喪者服亦不除。故記有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之文。以衰麻在身。

未忍卽釋必補練祥禫之祭而後可漸變除也今世有緩葬之事而制無不除之服則葬後之補練補祥將誰欺乎又如古者旣祥中月而禫禫而服纖祭爲禫設也今祥後三月通爲禫服三月復吉而不服纖此三月之內別無變除之節也而猶有拘執鄭氏中月爲閒一月之文謂禫祭當以祥之次月者是祭不關釋服釋服時不復有祭則又何以稱焉夫古之與今代移事異凡今之可通於古者自當以古正之古之必不可通於今者正未可以古泥之此等是也故吾反覆禮經參酌今制知練祥之祭不妨卽用忌辰而禫祭則必應在祥後三月除服之日至卒哭之祭如葬在三年以內則主未應祔當於虞後舉之如葬在三年以外則主卽應祔乃於祔前舉之如此則循名核實行禮者不徒爲具文矣或曰葬乃除服此禮雖不行於今日若補祭一事遵而不變未必非餼羊

之意也。吾竊謂不然。凡禮文湮沒者。始賴二三學士大夫力守之。萬不能則微存其意。以為返古之地。若久而不葬。主喪者不除服。則載在禮經。較然明著。非禮文湮沒者比。今制既如此。凡守制者三年之外。無論不可以杖絰居廬。寧可以墨衰從政乎。苟禮官酌考古經舊文。使人子得伸其志。葬畢乃令服官。固有典有據。初無難者。正不係於餼羊之存與否也。若有故葬緩者。無官可守。無人我迫。務敦古禮。服以終喪。補祭而釋。此又仁人孝子所能自致。不待餼羊之啟發者矣。

與張仲嘉論畫像書

萬充宗 見卷第五

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其非古。故於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某則謂繪畫之事。自古而有。書言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左傳言遠方圖物知虞夏時有繪物者矣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知商時有繪人者矣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於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於紀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於今日如謂神像之名非古則古人於尸業稱之爲神像矣如謂肖形爲不經則傳已稱惟肖而魂帛之肖形爲已褻矣今天下士大夫與之談禮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親不忍言之際斷斷乎無或有一人焉能違俗而不繪者是避其名而爲其實也噫亦思像果何害於禮而必欲避其名乎嘗讀潛溪九賢圖贊周程張朱

及堯夫君實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鬚眉面目各各生氣如見此非
得之其家傳又何從而肖之耶然則温公朱子之書子孫已不能
悉遵之矣某於此敢爲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不禁其
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確守禮文親死而不繪者縱不敢議其爲非
吾終欲去魂帛之號而復爲重改結帛而從束帛若其不能直當
廢魂帛而不置蓋始死有柩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則
爲三矣神無專依益非禮意狂瞽之論不敢自隱敬以質之先生
徐健菴曰神像之設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
爲當揆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衆皆用之而
吾獨矯情焉於我心獨慊乎否也况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翁
之講堂爲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爲非也土偶猶可而繪畫獨
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先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沒之後亡

矣喪矣、不可得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視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欬唾焉。悽愴悲懷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悠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也。謂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撙之於人情而已。

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魏環極　見卷第二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祭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語、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

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樞讀此畧爲叅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固是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樞平日家祠祭禮止三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欲畧倣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旣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亦不必復製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畢令嫡孫輩除服者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不見子孫俯首於堂下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

禮。後人酌古而準今。故寒家有家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體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不安者便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喜商也之起予、其言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生忌說

顧伊人 見卷第五

宣德間有馮善者著家禮集說、有生忌之文、云存旣有慶、沒寧敢忘、予竊以爲非禮也、賈公彥云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所以哀死也、故死乃曰忌、生安得謂之忌哉、又見義門鄭氏家儀云生日之祭、家禮俱無、今以事亡如事存之禮推之、似不可少、以吉服就中堂位雙設行一獻禮、祝文云歲序遷易、生辰復遇、生旣有慶、沒寧敢忘、云云、蓋馮善存旣有慶二語本此、家儀乃元人鄭泳所著、合

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俱無又曰似不可少則亦以臆說未敢自信且不曰生忌而曰生日之祭似爲近古晉人又有忌月之說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議破其言南齊張融忌月三旬不聽樂總之率情踰禮宜無取焉

墓祭

徐原一 見卷第二

禮經無祭墓之文故先儒云古不墓祭墓祭自東漢明帝始然經雖無明文而傳記閒有其事如武王將東觀兵上祭于畢則周初有行之者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則春秋末有行之者矣孟子云東郭墦閒之祭則戰國時有行之者矣張良子孫上先冢并祠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以每歲正月行之垂爲永制則自明帝始耳

原夫古之所以不墓祭者、人之死也、骨肉歸於土、而魂氣無不之、魂依於主、魄藏於壙、魂有靈而魄無知、故聖人祭魂於廟、不祭魄於墓、非察於幽明死生與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與於此、然而展墓之禮、經固有明文、子路贈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墓者、卽後世之所謂拜掃也。桑梓之植。栝棬之澤。人子猶不敢忘、況親之體魄所藏。豈有終歲不省而能恝然者。故拜埽不可闕。拜埽旣不可闕。則薦以時物、將其慤誠。亦禮之緣情而生。由義以起者。故蔡邕謂上陵之禮雖煩而不可省、而朱子家禮亦載寒食墓祭之儀、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必欲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於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哉。所可怪者、末俗相沿、流失日甚、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酣歌醉舞、與踏青藉草之遊、同其歡暢、夫過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陶

淵明與人飲周家墓柏下，乃西晉放誕之餘習，禮法之士猶不爲，矧一本之親而樂其所哀也哉。君子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變焉矣。李濟翁資暇錄言當時寒食拜埽，多白衫麻鞋。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今縱不必爾，亦當致其怵惕悽愴之意，行墳塋，省封樹，剪荆棘，培土壤，事畢，近者旋反，遠則託旁舍一飯而去，不用飲福，是爲禮之變而不失其正者。至若近世士大夫榮貴還家，必上墓焚黃，盛宴親舊，鼓樂喧闐，夸耀鄉閭，恐亦非禮。此當以告廟爲正。如必欲從俗，則去樂罷宴，惟以公服行事可也。

論墓祭

許典三 見卷第五

祭祖在邱壠，愈於在影堂。墳墓定在，而祠堂無定在。古人云勿輕

去墳墓是也但祠堂止便家人晨夕展拜有大舉仍當在墓祭何也先人遺魄在焉衣冠葬焉神之格也較宿尸影堂尤易依附不更親切耶余家展墓歲時分行自壬子約合族公舉焉每年四次余家主之先期增土理松楸至日早祭后土隨設祭分班公拜畢懸嘏詞再拜分昭穆餕惠畢再拜別蓋廟制限有名分影像難於婦女此則幽明全無彼此之分祭享再無不逮之處異世同堂愾僾如聽直與先人陟降一精神中矣家禮云墓祭非古不必泥

釋齋

朱錫鬯 見卷第二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

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溫公書儀。食肉不茹葷。葷謂葱韭蒜之類有臭氣之物。

汪氏族譜序

汪茗文 見卷第六

宗法之亡久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何謂祖。別子始爲大夫者是也。何謂宗。別子之適世世繼起爲大夫者是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訖於不可得。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

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者。以歲時旅薦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鬬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萃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及其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乎。此不可行者二也。古者絕族無施服。然而所以重大宗者。有加焉。宗子死。則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雖大夫不降。今令甲無是也。宗婦死。則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爲之斬衰三年。今令甲又無是也。此不可行者三也。故吾之譜吾族也。不言宗。非詘吾宗也。悼宗法之不復。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此制度之變。風俗之澆也。抑孔子嘗有言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

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凡爲吾父兄子弟者苟能知仁義尊親之說而使內外有別長幼親疎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膢蜡祭饗飲食相周旋如此則雖不言宗而宗法寓其中矣

置後解

汪苕文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爲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况支庶乎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

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為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為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夫故大夫亦為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為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適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為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皆為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

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毋乃驅之爲厲乎。故不得已爲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皆可爲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爲後者。如衛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爲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爲親。孰爲疏可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

異姓爲後

方靈皐 見卷第五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鄫。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涖祀。於經則疏。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

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
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
舍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
自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自知其繫姓
則俟養已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
不自知其繫姓而養已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已
者於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
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
宗皆以義屬耳而況取諸襁褓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
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也禮不
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
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

之以哀致慤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已之字可也其於養已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家堂

張考夫 見卷第三

古者庶人祭於寢不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無不廟者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則千百家而無一也若以爲無財則棟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嘗不庶人而擬公卿也惟家設一廚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懸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釋老之宫其稍知禮者則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亦無昭穆祧祔之別其歲時祭祀率憑

僧人節闕稱為三代宗親而亦無宗支遠近之數此其概也推其故由於百餘里內賢達不生士安流俗乃習非而罔覺也南渡以來補慶源黃勉齋兩先生雖寓官於此更元之亂遺風泯如明初程蝢隱先生宦學遠方而又殉靖難之節人罕傳述而臨川李公亦當世廟之日學者方以通經守禮為諱未有先倡而講明之者其餘大率溫飽之外無餘志矣其貧賤之士則又阻於力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閩南陳布衣與其鄉人講明文公家禮而風俗以華夫風俗之薄莫甚於不尊祖不敬宗而一本之誼漠如也今欲萃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為願與同志共勉之也今按家堂香火之神名義安做至於天地君親師五者以為民生所重則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則無義矣以天地為上帝后土則郊壇之祭天子

而下。莫敢褻也。若非上帝后土。則豈別有一天地爲民間逼得祀之者。至於君。謂先君乎。則九廟奉之矣。以爲非先君乎。則皇帝方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則祠堂旣立四世主矣。又總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家以瀆之。若所受業師。則固有子孫以時享。況乎薄俗人心。今日師弟。明日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胸臆。而謂身歿之後。猶置念思。有之乎。故謂此主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古者大夫得祭五祀。故吾鄉錢氏不設天地君親師位。改爲家堂五祀之神。然家堂二字。尙不典。擬改本宅五祀之神較妥。

與佟太守書

朱錫鬯 見卷第二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於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

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預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克預覩其盛至於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於經然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

之帝后之尊莫有過於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舍栗以喬木爲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妥於是乎伏惟執事旣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於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焉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宋牧仲 名犖號漫堂商邱人吏部尚書有西陂類稿

犖頓首奉書子昆執事曩在畿南曾於稠人中一望顏色忽忽別去當不復記憶然犖竊知執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中心識之

未嘗暫忘、邀緣天幸、得與其事、比雖再通尺素、俱寒暄候問常語、兹有一事、實關

國家大典、而學政所當問者、敢以商之左右、記曰、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鄉先生蓋卽士大夫之賢而歸老而教於其鄉者、尙書大傳曰、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是也、旣歿而不忘其德、乃相與尸祝之於社、後世鄉賢有祀。昉諸此。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漢元始間、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又朱邑祀桐鄉、王渙祀安陽亭、則民自立祠、後世名宦有祀。昉諸此、前明之制、凡郡邑鄉賢名宦、各附祀於學宮、守令歲以春秋二仲、率官屬行禮、典綦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濫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鄉賢祠、則較名宦尤甚、蓋名宦非稍稍遺愛在人、士民莫肯阿好。

雖其子孫欲得之於祖父無可如何鄉賢則皆其子孫之陳乞與津要之請託始而薦紳之謹愿者得祀矣繼而薦紳之有遺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貤封得祀矣既而入貲得官者之貤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估人其子列仕宦則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無託足考之鄉評公評史評畧無據依俎豆之席羅立駢填真偽混淆是非失實至使正人君子臨歿以此舉誡其後人因而孝子慈孫不忍以虛名奉其祖父噫可慨也矣士君子有風教之任者始未嘗不力持久之而情面所在稍示圓融藩籬一破來者接踵譬之江河日東滔滔汩汩莫知所底矣以

國家風厲之大典而凌夷至是不有大賢孰持其後哉執事固學所素信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廬陵有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屈之守具辨是非之識毅然決擇而力砥

其頽波非執事任而誰任耶按鄉賢名宦向有咨部之例各省今
皆行之故冒濫頗少近准部咨江浙兩省節孝照直隸例學院會
同巡撫具題夫節孝屬執事爲政矧玆事體較重豈可不屬執事
爲政耶此後有通儒亮節果應祀典其人伏候執事核實會咨內
部然後入祠雖未澄其源姑窒其流冒濫請乞日漸衰止其於風
教裨補非小伏讀大疏有不徇情面語想見巖巖風采令人畏愛
卽此亦不徇之一端也或者軒車所至慨然澄清並舉從前之眞
僞雜遝者確核而釐正之是又學所欣然拭目者矣緣吏牘率畧
言不盡意輒奉長書僭布區區幸賜裁擇不宣